

抹杀和复原

聚焦俄勒冈史上的离散华人群体

JENNIFER FANG 著

华人在俄勒冈州定居、生活和就业至少可以追溯至 1850 年，即俄勒冈建州的 9 年前。他们是定居于此的初代非原住民之一。然而，俄勒冈的公共记忆——各群体为诠释自身世界、塑造集体身份而创作的大而无当的历史故事合集——在很大程度上排除了早期华人居民在塑造俄勒冈发展面貌中发挥的作用。¹ 华人对经济文化的贡献及其遍及全州的基本事实受到了近两个世纪的抹杀，而学者们直到最近几十年才开始加以纠正。² 本特刊中的作品大大推动了这一不断拓展的学术领域。

本人十分荣幸能与历史考古学家 Chelsea Rose 联合担任《俄勒冈州历史季刊》(Oregon Historical Quarterly) 本期特刊的客座联合编辑。本期特刊汇总了有关俄勒冈州早期华人群体的多学科研究成果，重新审视和思考华人在俄勒冈历史中的地位。这些作品不仅扭转了我们对俄勒冈过往的认知，也改变了我们对美国西部定居殖民主义和侨民劳工历史的理解。俄勒冈州华人不是站在俄勒冈历史的边缘线上，而是俄勒冈历史的核心人物。华人侨民塑造了俄勒冈的经济和工业发展面貌、政治格局乃至种族类别。华人的际遇有助于我们认识俄勒冈州乃至美国在跨太平洋世界中的地位。本期特刊中的作品有力印证了，重新审视华人地位是为重新理解俄勒冈历史铺平了道路。

单是早期华人定居的人口数据，就迫使着我们批判性地反思俄勒冈的历史。在俄勒冈初建州的 50 年里，华人侨民在各段时期均是全州人口的重要组成分子。人口普查记录——常会少计非白人移民人口——显示，



资料来源: Peter Britt 摄影作品集 (Peter Britt Photograph Collection), 南俄勒冈大学 Hannon 图书馆特别馆藏

题注: 这张夫妇合影由影楼摄影师 Peter Britt 拍摄于俄勒冈州杰克逊维尔，拍摄时间为 1883 至 1905 年间。在这一时期，受移民政策限制，华人男性的数量远远超过华人女性。具备“商人身份”的男性获准携妻来美组建家庭。

1870 年华人占格兰特县人口的 42%，占杰克逊县人口的 12%，占约瑟芬县人口的 19%。³ 1880 年，在克拉特索普县及其县治阿斯托利亚，华人占总人口的近三成。⁴ 而 1890 年的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在俄勒冈州最大的城市波

特兰, 华人占总人口的近一成。⁵ 这代华人侨民大多在排华前定居俄勒冈, 遍布全州乡村市镇, 从事采金、伐木、鱼肉罐装、铁路建设、洗衣店、餐馆、家政服务、翻译和营商创业。从贫穷劳工到百万富商, 处处皆有华人的身影。在整个美国西部, 早期流散华人均以男性为主, 这要归因于长久沿袭的文化习俗使得女性难以移民, 而且种族限制性法律也禁止华人妇女移民美国。女性和儿童只占华人人口的一小部分, 直到二战期间及后续的几年, 美国才开始放宽对华人的移民限制。由于性别失衡, 男性在该地区劳动力中的占比高于他们的人口地位。

尽管华人众多, 但其存在和重要贡献却两度从俄勒冈历史中被抹灭。首先, 在排华时代(1882—1943)之前和期间, 种族主义暴力、恫吓威胁、社会排斥和排他性法律让华人数量减少, 整个群体走向社会、政治和经济边缘化。此后, 历史知识的生产者和复制者大幅忽视了俄勒冈华人的际遇, 或是站定东方主义或欧洲中心论的视角, 诠释和削弱华人的复杂性, 从而加倍抹杀了俄勒冈华人。

本期特刊中的文章为新兴研究体系添砖加瓦, 促进重新审视华人侨民在俄勒冈早期历史中的核心地位。文章介绍了华人侨民如何在俄勒冈各地建设活力社区, 融入跨太平洋商贸乃至家族和社群相互作用的交织密网。在强调全州早期华人社区的重要意义时, 文章作者认为, 华人是俄勒冈州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一份子。

俄勒冈——华人移民的去处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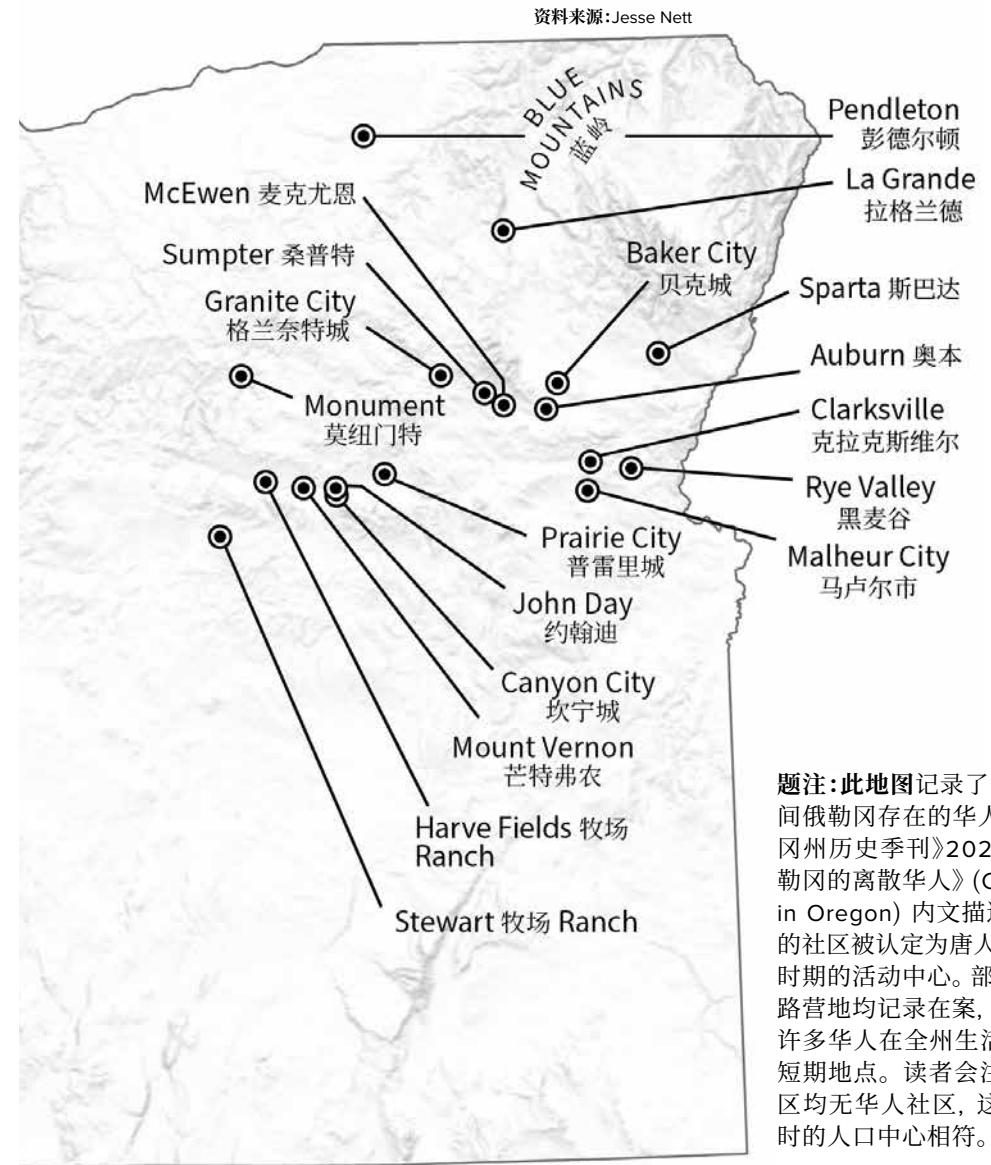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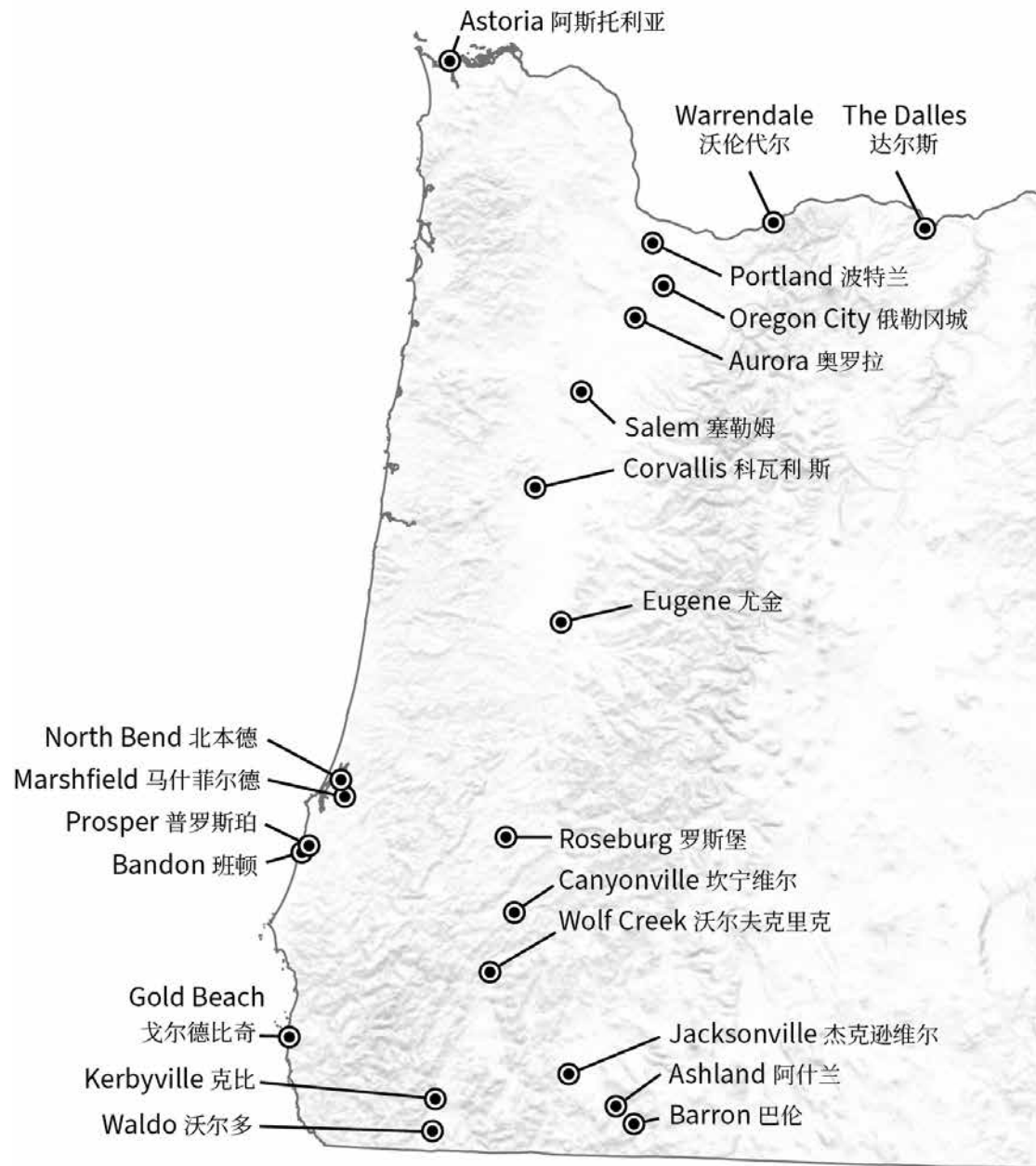
从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中叶, 来美华人绝大多数是粤籍华人, 这一称谓涵盖了华南多个不同的地区、语言和民族群体。本期特刊专稿将粤籍华人侨民群体作为唯一研究对象。这一人群大多来自华南广东省珠江三角洲的农村, 尤以三邑地区和四邑地区为多, 具体包含下列各县: 南海、番禺、顺德、台山; 1914年前的主要来源地包括新宁、开平、恩平和新会。⁶ 在上述各县中, 台山侨民在1940年以前占美国华人总数的半数以上。⁷ 这几代美籍华人讲粤语或台山话(均属于粤方言群), 而非普通话, 普通话自1911年以来一直是中国最大的方言群和国语。

这一粤籍华人群体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移居侨民群体之一。粤籍华人来美之前, 已历经几个世纪的外迁。十九世纪下半叶, 华南地区的社会政局动荡、人口密度难以为继以及经济不稳现象在广袤中国的其他地区尚未如此显著, 这为以不同于以往的方式大规模移民创造了条件。超过250万人(以年轻男性为主)背井离乡, 前往东南亚、大洋洲、南美洲、加勒比地区和北美洲。⁸

移民成为了粤籍华人家庭的宝贵生存之道, 以至于到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 台山人高度依赖海外侨眷维生。⁹ 从台山及广东其他地区侨居海外的家庭成员定期汇款回国, 支援国内家眷亲属。这些钱款不仅支撑起华南家族, 也资助了多项公共工程项目, 包括修建道路、学校、图书馆、医院和其他基础设施。¹⁰ 例如, 名为碉楼的多层防御性建筑融合了华夏和西方的结构和装饰形式, 是跨越国界、应对地区土匪猖獗的具象体现。¹¹ 因此, 落脚俄勒冈和流散他地的华人确实也在二十世纪的台山建设中不可或缺。

这样的人员、金钱和思想的流动过程, 把台山及其他历经大举外迁的华南村庄变成了“不受物理空间局限”的群落。¹² 早期流散海外的华人每到一处, 都会带来华南村庄特有的宗教文化习俗, 在新的土地上复刻并重新加以诠释。历史学家 Madeline Hsu 认为, 移民迁徙是“一个流动性和多样化的流动过程, 而非入侵或根绝”。¹³ 在美国, 所有早期华人定居地都体现出这些广东文化特质的某种形式。早期流散华人也带来了技术知识和专长, 并在投身采矿、铁路建设和营商后加以运用。大多数人忠贞本分地维系着文化、社会和家庭纽带, 向留在中国的配偶和其他亲属汇款。美国社会排斥冷待移民华人, 只会加强海外流散华人与留华家族社群的纽带。这种人员、思想、资本和习俗的跨国流动, 是太平洋两岸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最近开始探讨的问题。¹⁴

俄勒冈州因为发现黄金, 恰好成为了流散华人登陆的众多目的地之一。1850至1853年间, 一小批矿工和商人首次抵达俄勒冈地区, 形成了历史学家 Douglas Lee 所描述的华人采矿活动的“地理和时间上的延伸”, 华人采矿缘起1848年加利福尼亚北部的第一轮淘金热。¹⁵ 这些华人大多在约瑟芬县和杰克逊县扎营, 建起更复杂的采矿和营商点, 一些人还在格兰



题注:此地图记录了 1850 至 1942 年间俄勒冈存在的华人社区, 以及《俄勒冈州历史季刊》2021 年冬季特刊《俄勒冈的离散华人》(Chinese Diaspora in Oregon) 内文描述的地点。地图上的社区被认定为唐人街、华人区或这一时期的活动中心。部分农业、采矿和铁路营地均记录在案, 不过, 地图未包含许多华人在全州生活工作过的临时和短期地点。读者会注意到州内大片地区均无华人社区, 这基本与俄勒冈当时的人口中心相符。

特县和道格拉斯县定居。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后,随着俄勒冈经济门户大开,俄勒冈的华人数量显著增长。在这一时期,华人移民在全州不同的环境下工作生活。他们创建了城市唐人街,农乡城镇民族社区,渔村乃至各种劳工营地。¹⁶矿工仍是他们的主业,但更多人开始投身铁路建设,以及俄勒冈迅速发展的罐头制造、商业性农产、木材和渔业。有些华人在白人家庭当佣工,或到牧场做牛仔。¹⁷其他人自营或任职于洗衣店、餐馆、纺织品商铺和贸易公司。有的人当包工头,招募华人劳工到白人和华人的工农企业工作,从中积累了大量财富。阿炳就是一个著名典型,炳樱桃(Bing cherry)正是以他的名字命名。十九世纪下半叶,阿炳在俄勒冈密尔沃基的 Seth Lewelling 果园担任工头,大众在不同程度上认定是他改良培育了广受喜爱的樱桃。¹⁸

华人是十九世纪中后期来美的最大的非欧洲移民群体。华人一到,欧裔美国人就提出了“是欢迎还是驱逐”的议题。有的实业家称赞华人劳工是可靠、勤劳和廉价劳动力的充足来源。其他人则认为华人移民削弱了美国工人的地位,或将其视为罪犯、性变态、疾病传播媒介和不可同化族群。¹⁹这种特殊形式的种族化从东方主义陈词滥调出发,把华人塑造成永远的外族、根本上的非美国性。²⁰

种族的类别和美国性的定义模糊不明,由不断变化的政治和文化偶发事件决定。²¹在《美国的种族形成》(Racial Form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一书中,作者 Michael Omi 和 Howard Winant 认为,种族是一种“不稳定且‘去中心化’的社会意义复合体,不断被政治斗争所改变”。²²种族的观念可能要援引基于生物学的人类特征,但要将其意义和层级归因于这些特定的人类特征,始终是一个社会和历史过程。²³例如,在美国,十九世纪中后期华人移民遭受的批判,与美国本土主义者对上一代大量涌入的爱尔兰天主教移民的批判有相似之处。虽然反爱尔兰仇外者将爱尔兰移民的天主教义视为对美国新教的威胁,因而予以诋毁和种族化对待,但最终还是勉强接受了这些移民具有欧洲血统共性。相形之下,他们认为华人移民绝非白人,绝非欧洲人,也绝非基督徒。在美国白人眼中,华人移民在肉体、文化和宗教层面的“他性”主要取决于国籍、民族和人种。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几

十年里,“他化”乃至最终排斥华人移民(到 1924 年,所有亚裔均被排为异己)扩宽并强化了美国性和白人性的定义,涵盖了曾被诋毁和边缘化的群体,如爱尔兰天主教徒和日耳曼人。²⁴

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美洲原住民被迫流离失所并遭遇种族灭绝,非洲奴隶制辩论白热化乃至暴力征服西部的大背景下,美国白人将华人移民和定居问题视为种族问题,而非移民问题。正如历史学家 Erika Lee 所言,相比此前的爱尔兰天主教移民,华人移民更像是“需要严格控制(如吉姆·克劳法隔离)或驱逐赶离(如针对美洲原住民的持续战争)的种族问题”。²⁵

1857 年,60 名代表开会起草俄勒冈州宪法时,就华人“问题”与非裔美国人“问题”进行了辩论。辩论的全部议题均集中围绕两点:获得公民身份的资格以及与之相关的特权。²⁶非裔美国人奴隶制话题是在所有美国人心目中萦绕不散的国民阴云。华人“苦力”丧失劳动体面,血汗钱被压榨,沦为另一个被奴役的民族……在内战前夕,这样的阴霾在美国人中引发了巨大焦虑。²⁷许多华人移民来美时,蒙受(华人)包工头、家庭联合会、施主恩人等群体的恩惠。他们常被错误地认定为苦力,而苦力是指在加勒比和拉美地区种植园劳作的华人和南亚劳工身处的非自由劳动制度,该制度直接嫁接于加勒比黑人奴隶制之上。约瑟芬县的 William H. Watkins 在宪法辩论中阐述了这种不当描述,他将华人描述为“实际上是奴隶,[他们]被买卖给彼此,被卖给白人,就像南方的黑人一样”。²⁸根据 Watkins 和其他反华倡导者的说法,这些所谓的“苦力”存在于俄勒冈(及美国其他地区),会导致一种新的奴隶制形式以及自由白人劳动力的退化。会上阐述的反黑反华偏见以极端的方式被编入俄勒冈州宪法,这与其他州的宪法截然不同。俄勒冈州成为联邦成员州中唯一一个在宪法中加入黑人排斥条款的州,禁止黑人在州内居住、拥有财产、投票和签订合同。²⁹涉及华人存在的条款与其他州的宪法不同,不遗余力地禁止这一自由移民群体享有土地所有权和投票特权。³⁰

从 1859 年俄勒冈加入联邦,到 1882 年通过国家《排华法案》,这些年期间华人移民不断涌入俄勒冈,人数越来越多,面临的限制也越来越多。虽然宪法并未明令排华,未禁止华人在俄勒冈生活工作,但州市政府出台法令和税收政策,极大地限制和约束了华人工作生活的地点、环境和条件。



题注:十九世纪中后期,美国白人就是“是欢迎还是禁止华人”的议题争论不休,图中是一名在哥伦比亚河畔钓鱼的年轻华人。这些辩论主要发生在非裔美国奴隶制的大背景下。

俄勒冈乃至加利福尼亚和华盛顿两州对采矿权征税(仅针对华人、美洲原住民、夏威夷原住民和黑人矿工),又定规管制天花板高度、生产能力和头发长度,如此手段不一而足,立法看似温和,实则阻碍了华人移民在美国西部自由工作、经商和生活的能力。³¹从1876年总统大选开始,随着共和

民主两党争夺西部选票,反华领导人成功利用地区选民的力量,要求华盛顿特区的立法者以实际行动反对华人移民,大选过后反华浪潮愈演愈烈。在重建时期,民主党努力重建并与奴隶制保持距离,迫使领导人联合南部和西部的种族主义者发起反华运动。这些行动都为1882年《排华法案》出台铺平了道路。³²

排斥和抵抗

1882年《排华法案》通过,标志着联邦政府首次以国籍和阶级为由,排斥一个移民群体。法案禁止华人劳工入境。为了维护对华商务外交关系,法案允许

商人(及家属)、外交官、学生、游客和回程劳工入境。《排华法案》将特定国籍的移民单列出来加以排斥,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将仇外心理合法化。法案还开创先例,设立了“非法移民”类别,将属于该类别的人定义为罪犯。由此,法案通过减少在美华人人口,并将非法来美移民推向美国社会的边缘,抹杀了华人移民的存在。这项标志性法律成为后来数十载直至二十世纪排斥其他“不受欢迎”移民群体的蓝本,³³直到1943年才被废除。

在美国和中国的华人认识到了《排华法案》背后的种族主义。他们认为

法案有失公正,在道德和社会层面上有悖常理,因此不值得遵守。³⁴抵制态度具体体现为,太平洋两岸华夏同胞组织和合作,规避这些限制,并以诉讼形式质疑排华的合法性。《排华法案》禁止新来华工,而接纳商人、外交官、学生、游客和回程劳工,力图对这一模糊多变的群体加以严格分类。移民客们很快就学会了如何向移民当局展示自己不是新来华工。他们通常冒充可放行的精英人士(以冒充商人最为常见),自称在美商人的亲眷,伪造在美居留经历,或者假装在美国各地“过境”。³⁵很快,围绕如何规避排他性法律,出现了整条跨国业务线。这种手段俗称“纸生仔”,华人移民或回程居民在移民局官员面前作伪证,夸大自己的子女数量,再将这些额外的家庭名额卖给未来移民。掮客和其他中间人制作并出售伪造的移民文书、身份证件和辅导书册,在书册中煞费苦心地描述虚构子女即“纸生仔”的出身和亲属关系。移民局官员很快就看穿了这种做法。在入境口岸,华人移民受到美国移民局官员的密集审讯扣押,许多官员都有严重的反华偏见。³⁶这种来美对策在排华时代非常盛行,以至于如今许多美籍华裔追溯家族沿革时,都会发现这段时期的家族曾存在过纸生仔。³⁷

在美华人的政治表现也很活跃,喜好争讼,将美国民主作为工具,反击法律不公。仅在1880至1890年间,华人就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了二十余起上诉。在这十年间,北加州联邦地区法院和州巡回法院审理了9,600余起由华人上诉者提请的人身保护令案件。³⁸案由包括:争取返华后的回美权利(柴禅平诉合众国案,1889年),反对丧失入籍权(关于阿亚判决,1878年),争取保障出生公民权(美国诉黄金德案,1898年),争取就学权利(泰普诉赫尔利案,1885年),争取劳动权利(益和诉霍普金斯案,1886年),以及创立难民和政治庇护法律(29号公法和“潘兴的华人难民”)。正如学者 Gary Okihiro 所言,美国的核心价值和理想不是来自主流,而是来自边缘——来自美籍亚裔和非裔、拉美裔和美洲印第安人、女性以及同性恋者之中。在争取包容和平等的斗争中,这些边缘化群体助力“维护和推进自己被剥夺的特权,从而让国家走向民主化,造福全体美国人”。³⁹通过这一诠释视角来看,在美华人利用法庭,每一步都是与日益严重的边缘化和排他性法律作斗争,戳破种族伪善面纱,有意或无意地参与创建更完美的合众国。

透过早期流散华人社区看俄勒冈

本期特刊的作品荟萃了考古学家、历史学家、系谱学家以及有意追寻祖辈过往的美籍华裔社群成员对俄勒冈早期华侨的研究新成果, 研究之间往往互有助益。文章内容几乎涵盖了俄勒冈全州各地, 表明这一主题存在于华南与美国、白人与非白人、以及公共历史和学术历史与考古学之间的交汇点。它们为美籍亚裔、商业和劳工、技术和工业乃至城市和农村生活的历史增添了维度。它们将俄勒冈的历史与整个西部、美国乃至太平洋世界的历史联系起来。

本期特刊的多篇文章均以合作课题为亮点, 尤以俄勒冈华人侨民项目(OCDP)的重要研究成果最为突出。俄勒冈华人侨民项目是一项多机构合作课题, 在全州多地开展工作, 利用公共历史和考古学工具, 促进对俄勒冈早期华人传承的研究和教育。它是全世界为数不多真正跨越国界的华人侨民考古项目之一。项目汇集本州和联邦合作者的资源, 树立了一个成功实现美籍华裔课题合作研究的模式。⁴⁰

本期特刊开篇的两篇文章考察了美国华人劳工和社群的乡村旧址。Don Hann 和 Katee Withee 关于俄勒冈早期华人淘金者的文章有力断言, 华人移民应该成为俄勒冈历史的中心。Hann 的著述《俄勒冈东部的华人矿业公司: 文化失忆案例研究》(Chinese Mining Kongsis in Eastern Oregon: A Case Study of Cultural Amnesia) 表明, 尽管华人矿主发挥了精良的采矿技术和营商实践, 管理自己的采矿权, 也与白人矿主复杂持久地相互作用, 但他们的贡献却在“文化失忆”的过程中被削弱了。Hann 追溯了学术文史资料中抹杀俄勒冈华工存在的过程。他认为这种错误复制导致了华人矿业的现实与大众和学界对华人矿工的描述脱节, 华人矿业是规模庞大、组织有序的企业, 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主导了格兰特县的砂金生产, 而加诸其身的描述语则固化了他们身上的非技术劳工错误标签。

Withee 所著的《堆叠岩石特征: 马卢尔国家森林中的华人矿工考古证据》(Stacked Rock Features: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of Chinese Miners on the Malheur National Forest) 为读者了解早期华人移民社群增加了深

度和细节。透过堆叠岩石特征分析结果, 读者可以一窥华人矿工的生活、烹饪和闲度时光的方式。考古发现证实了华人公司矿业涉及大规模永久性投资的说法。同时, 这些发现让矿工本身更显人性化, 填补了文献证据中无解答的空白。它们还为审视俄勒冈早期经济、工业和种族历史提供了新视角, 展现出当我们把华人移民纳入为核心经济角色时, 我们对俄勒冈早期历史的理解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考古学家 Terrance Christian, Chelsea Rose, Lisa Rice, Aaron Ennis 和 Duane Ericson 在《巴克岩隧道考古遗址: 华工及俄勒冈和加利福尼亚铁路建设纪实》(The Buck Rock Tunnel Archaeological Site: Documenting Chinese Laborer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Oregon & California Railroad) 一文中指出, 以华人劳工、技能和专长为中心, 能够丰富我们对西部建设的理解。作者将未完工的巴克岩隧道遗址置于西部铁路建设和华人移民美国的历史大背景下。文章举例说明了, 考古学研究如何为历史学家和亚裔研美学提供见解, 尤其是涉及到鲜少留存书证的群体时。

《排华法案》的冲击几乎塑造和影响了在美华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法案虽然禁止劳工移民, 但依然允许商人、外交官和学生入境。Chelsea Rose, Jacqueline Y. Cheung 和 Eric Gleason 合著的《真正的商人: 排华时期的生活、劳动和跨国流动谈判》(“Bona Fide” Merchants: Negotiating Life, Labor, and Transnational Mobility in the Time of Chinese Exclusion) 以及 Trish Hackett Nicola 的撰文《重探 Toy Kee 真正的儿子: 排华法案案卷中记录的华人移民和联邦官僚机构》(Rediscovering Toy Kee’s True Son: Chinese Immigration and Federal Bureaucracy Documented in Chinese Exclusion Act Case Files) 分析了商人和华人企业如何助力奠定全州华人社区, 养育社区华人的跨国生计, 在日益严峻的种族压迫下促进抵制和抗逆。

《排华法案》的产物之一是详细的移民记录, 以及针对寻求入境或返回美国的华人和移民客的审讯笔录。《真正的商人》和《重探 Toy Kee 真正的儿子》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美国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 (NARA) 的《排华法案》案卷。在《真正的商人》一文中, 作者巧妙拼合全局, 描述了达尔斯和

阿什兰多家商铺的生意伙伴如何利用商人阶层享受的相对特权,规避移民限制。他们和其他大多数美国华人公认这些限制有悖常理,“不值得遵守”。⁴¹《重探 Toy Kee 真正的儿子》则展现了历史学家如何利用《排华法案》案卷,为移民故事增添更人性化的维度和深度。

Fitzgerald 等人, Ruiz 等人以及 Lee 的文章深入探索了华人社区和华人个体在城市生活中的方方面面。Kimberli Fitzgerald, Kirsten Straus 和, Kylie Pine 撰写的《探寻塞勒姆早期华人社区》(Searching for Salem's Early Chinese Community) 不仅以令人信服的历史口吻讲述了塞勒姆历史中被大部抹灭的社群故事,也展示了俄勒冈华人社群如何与政府机构合作,复原这段被遗忘的历史。围绕边缘化民族的过往拓展历史叙事,这样的工作不仅要在学术界推广,也应该贯穿于公共历史、州级和地方政府乃至各种规模和重点领域的文化机构。目前在塞勒姆进行的研究就是这种转变的证明。它作为一个模型,彰显了如何复原被抹灭的历史,将它融入主流史话中。

Myron Louie Lee 的文章《波特兰的 Louie Chung (1876—1926)》[Portland's Louie Chung (1876—1926)] 回顾了 Louie Chung 的非凡人生,他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包身工身份移民俄勒冈,后来成为波特兰富商。贯穿本期特刊的许多主题都在这一个人的生活中有所映照。Chung 职业经历丰富,曾在铁路和波特兰各地做工,也曾担当白人家庭佣工和白人顾客酒保,后来成为 On Wo Tong 的共有人,获得商人身份。Chung 的孙辈 Myron Lee 详细生动地讲述了 Chung 的一生,涉及到排华时代的重要内容,Chung 的经历凸显出华人移民在俄勒冈面临的重重挑战艰辛。尽管困难重重,Chung 仍在第二故乡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并一路回馈社会。其他大多数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Christopher Ruiz, Marlene Jampolsky 和 Jon C. Krier 合著《长存:考古俄勒冈尤金市场区的华人礼品店和餐馆》(Longevity: The Archaeology of a Chinese Gift Store and Restaurant in Eugene, Oregon's, Market District) 一文,重点考察城市华人社区,关注华商华企与俄勒冈白人之间的互动。这篇文章立足华商相关的考古发现和营商记录,拼凑出被尤金史料大幅

抹除的华人社区史。《长存》一文深入审视 Ho Wing Kee Westfall 和 Marie Westfall 经营的华人礼品店,探寻 Westfalls 夫妇如何利用美国白人对中国产品的兴趣,成功地向白人顾客群体推销华夏渊源。在此过程中,Westfalls 夫妇以自我东方化作为精明的经营策略,在尤金成功开拓生计。

Trish Hackett Nicola 撰文《“我想我能飞行”:1930 年代在波特兰受训的华人飞行员》(“I think I'm going to fly”: Chinese Pilots Trained in Portland During the 1930s) 和 Dale Hom 的历史漫画《人们叫他牛仔山姆:一个华人牛仔的构想生活》(They Called Him . . . Buckaroo Sam: The Imagined Life of a Chinese Cowboy) 也窥视了俄勒冈华人的生活。Nicola 的文章利用 NARA 《排华法案》案卷,拼凑出美国华人青年的系列短篇传记,他们在波特兰接受训练成为飞行员,有志在中日对战中支援祖国。这篇文章讲述了一个非同寻常的美国华裔投军故事,展现了许多人在排华时代最后十年中的复杂跨国身份和生活图景。它也印证了研究界可以通过 NARA 排华案卷,采集到美国华人个体和社群相关的特定类型信息。

Hom 的历史漫画《人们叫他牛仔山姆》也是通过历史研究想象实际生活的范例。Hom 讲述了一个华人移民 Ah Sahm 的故事,主人公最终成为 Harve Fields 牧场的领班,该牧场是约翰迪山谷最早的牧场之一。由于 Ah



题注:尽管俄勒冈华人遍布多个重要行业,这一群体仍面临着重重的联邦和州级种族主义法律,这些法律旨在阻止移民、组建家庭和经济流动。许多人找到途径,成功规避了这些他们认为不公正、不合理的法律。图中场景是 1885 年前后,一名华工在俄勒冈州波特兰某工地上的留影。

资料来源:俄勒冈历史学会研究图书馆 CN 016075

Sahm 的生活细节不多, Hom 借鉴了俄勒冈华人先驱的丰富资料, 精心创作了 Ah Sahm 的传记生平。在回溯 Ah Sahm 成为约翰迪牛仔的过程中, Hom 挑战了西部白人牛仔形象的传统叙事风格。《人们叫他牛仔山姆》揭示了工人阶级华人移民与非华人的交往方式, 介绍了随着十九世纪末铁路和采矿机会的减少, 华人移民转投的各类工种。

本期特刊的最后一篇文章指引了利用乡村数据库 (Village Database), 研究华南移民人群的途径。“纸生仔”的盛行让研究人员难以揭开排华时代许多来美华人的真实身份。Henry Tom 撰文《乡村数据库: 美籍华人宗谱研究资源》(The Village Database: A Resource for Chinese American Genealogy Research) 引导未来研究人员导航在线资源乡村数据库, 此数据库最初由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创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 用于寻找中国三邑和四邑地区出身华人的后裔家族谱系。除了充当有益的研究工具外, Tom 的乡村数据库指南也强调, 聚焦华人移民及其在美后裔的跨国本质至关重要。

本特刊聚焦俄勒冈往昔的华人际遇, 鼓励读者反思俄勒冈最早的殖民化以及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浪潮。特刊文章详实论述了华人群体如何一步步成为跨国历史角色, 在时常充斥着冷待压迫的社会文化环境下前行。行文着意避免依赖或强化东方主义刻板印象和欧洲中心主义假设, 为早期华人定居者赋予人性化色彩。本期特刊也有助于我们避开误区倾向, 不将华人移民际遇简单归结为抵抗或受害。本期的每篇文章均有助于消除对华人近两个世纪的抹杀, 复原华人在俄勒冈历史上的地位。

虽然本期特刊重点围绕俄勒冈粤籍华人在排华时期的际遇, 但我们希望这些文章能树立范式, 指导俄勒冈(及其他地区) 流散族裔相关的研究继续发扬光大。本期特刊对历史抹杀的探寻可以启发未来学术思路, 与现有的其他非白人族裔抹杀研究体系对话。读者只需阅读《俄勒冈州历史季刊》之前几期, 特别是 2019 年冬季特刊《白人至上与抵抗》(White Supremacy & Resistance), 或 Johanna Ogden 对二十世纪早期俄勒冈旁遮普人的研究文章(2012 年夏季), 即可比较思考抹杀、民团暴力和塑造种族边界之间的交集。⁴²

与此同时, 要拓宽俄勒冈华人研究的范畴, 充分代表当今显著膨胀化和多元化的美籍华裔人口。正如美籍亚裔不是一个单一群体, 美籍华裔也是如此, 尤其是在后排华时代。业界必须增进研究, 探索女性际遇, 后排华时代及 1949 年后(中国共产党掌握中国大陆控制权) 的移民动态, 1965 年《移民和国籍法》(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 出台后的几十年, 以及来自中国其他地区的移民和散居侨民、“白领”移民等的际遇体验。这些人群可能并不都对俄勒冈早期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 但其作为美籍亚裔以及俄勒冈增速最快的群体的组成部分, 是俄勒冈快速变化的人口结构中的关键角色。⁴³ 本期特刊的文章树立范式, 启迪了这项学术研究如何向更近的未来拓展, 以及如何通过跨学科、跨专业领域协作来完成研究。

NOTES

1. Matthew Dennis 和 Samuel Reis-Dennis “名字里有什么? 俄勒冈大学去名争议和公共记忆伦理”(“What’s in a Name?”: The University of Oregon, De-Naming Controversies, and the Ethics of Public Memory), 《俄勒冈州历史季刊》(Oregon Historical Quarterly) 120:2 (2019 年夏季), 第 182 页。

2. 近期值得关注的著述包括: Bennet Bronson 和 Chuimei Ho, “衣锦还乡: 早期美国西北部的华人”(Coming Home in Gold Brocade: Chinese in Early Northwest America), 班布里奇岛: 美国西北地区华人研究委员会, 2015 年; Sue Fawn Chung, “追梦黄金: 美国西部的华人矿工和华商”(In Pursuit of Gold: Chinese American Miners and Merchants in the American West), 尚佩恩: 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 2011 年; R. Gregory Nokes “殉金: 地狱峡谷的中国人”(Massacred for Gold: The Chinese in Hells Canyon), 科瓦利斯: 俄勒冈州立大学出版社, 2009 年; Chelsea Rose 和 J. Ryan Kennedy 编

著, “离散华人: 北美考古”(Chinese Diaspora: Archaeology in North America), 盖恩斯维尔: 佛罗里达大学出版社, 2020 年; Marie Rose Wong, “香甜蛋糕, 漫长旅程: 俄勒冈州波特兰的唐人街”(Sweet Cakes, Long Journey: The Chinatowns of Portland, Oregon), 西雅图: 华盛顿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3. 美国人口普查局, “1870 年人口普查: 第 1 卷。美国人口统计数据”(1870 Census: Volume 1. The Statistics of the Popu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https://www.census.gov/library/publications/1872/dec/1870a.html> (访问时间: 2021 年 8 月 16 日)。

4. Chris Friday, “组织美国亚裔劳工: 1870—1942 年的太平洋海岸三文鱼罐头产业”(Organizing Asian American Labor: The Pacific Coast Canned-Salmon Industry, 1870—1942), 费城: 天普大学出版社, 1995 年, 56—57 页。另见 Aaron Daniel Coe “1882—1924 年俄勒冈州阿斯托里亚的华商与种族关系”(Chinese Merchants and

Race Relations in Astoria, Oregon, 1882–1924), 波特兰州立大学硕士论文, 2011年, 第5页。

5. Wong, “香甜蛋糕, 漫长旅程”, 第166页。

6. 在本期刊中, 联合编辑决定将广东、台山等中国大部分地名以及碉楼等术语的拼音采用普通话发音。个人(如 Ah Sahm)和企业(如 Kam Wah Chung)的名称沿用原文中或我们达成共识的中文名称的罗马拼音。

7. Madeline Y. Hsu, “黄金梦, 家园梦: 1882—1943年美国与华南之间的跨国主义和移民”(Dreaming of Gold, Dreaming of Home: Transnationalism and Migra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th China, 1882–1943), 加利福尼亚州雷德伍德城: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2000年, 第3页; June Mei, “移民的社会经济起源: 1850—1882年广东向加州”(Socioeconomic Origins of Emigration: Guangdong to California, 1850–1882), 《近代中国》(Modern China) 5:4 (1979年10月): 第463—501页。

8. Rose 和 Kennedy, “离散华人: 北美考古”, 第3页。

9. Hsu, “黄金梦, 家园梦”, 第40页。

10. Rose 和 Kennedy, “离散华人”, 第5页。

11. “开平碉楼与村落”(Kaiping Diaolou and Villages), <https://whc.unesco.org/en/list/1112/> (访问时间: 2021年8月23日)。

12. Hsu, “黄金梦, 家园梦”, 第11页。

13. 同上。

14. 见 Hsu, “黄金梦, 家园梦”; Gregor Benton 和 Hong Liu, “亲爱的中国: 1820—1980年移民信件和汇款”(Dear China: Emigrant Letters and Remittances, 1820–1980), 伯克利: 加州大学出版社, 2018年; Gordon H. Chang, “金山幽灵: 越洲铁路华人修建者的史诗故事”(Ghosts of Gold Mountain: The Epic Story of the Chinese Who Built the Transcontinental Railroad), 波士顿: Mariner Books, 2020年; Him Mark Lai, “美籍华裔跨国政治”(Chinese American Transnational Politics), 乌尔班纳: 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 2010年; Barbara L. Voss, Ryan J. Kennedy, Jinhua (Selia) Tan 和 Laura W. Ng, “家的考古: 华侨考古中的侨乡与非国家行为者”(The Archaeology of Home: Qiaoxiang and Nonstate Actors in the Archaeology of the Chinese Diaspora), 《美国考古》(American Antiquity) 83:3 (2018年7月): 第407—426页。

15. Douglas Lee, “俄勒冈的美籍华裔”(Chinese Americans in Oregon), 《俄勒冈州百科全书》(The Oregon Encyclopedia), <https://www.oregonencyclopedia.org/articles/chinese-americans-in-oregon/#.YL2fzTZKIEs> (访问时间: 2021年10月29日)。See also Chung, “追梦黄金”, 第12页。

16. Rose 和 Kennedy, “离散华人”, 第6页。

17. 见 Myron Louie Lee, “波特兰的 Louie Chung (1876—1926)”[Portland’s Louie Chung (1876–1926)], 《俄勒冈州历史季刊》122:4 (2021年冬季): 第486—511页; 及 Dale Hom, “人们叫他牛仔山姆”(They Called Him . . . Buckaroo Sam), 《俄勒冈州历史季刊》122:4 (2021年冬季): 第546—53页。

18. Lynn Long, “炳樱桃”(Bing Cherry), 《俄勒冈州百科全书》, https://www.oregonencyclopedia.org/articles/bing_cherry (访问时间: 2021年10月29日); David Adamschick, “炳樱桃”(The Bing Cherry), 《1859杂志》(1859 Magazine), 2017年6月16日, <https://1859oregonmagazine.com/think-oregon/history/the-bing-cherry/> (访问时间: 2021年10月29日); Hannah Baek, “阿炳”(Ah Bing), 美洲华人博物馆, <https://www.mocanyc.org/collections/stories/ah-bing/> (访问时间: 2021年10月29日)。

19. Erika Lee, “造就亚裔美国人: 一段历史”(The Making Asian America: A History), 纽约: Simon and Schuster 出版公司, 2015年; Beth Lew-Williams, “华人必经之路: 美国的暴力、排斥和异类化”(The Chinese Must Go: Violence, Exclusion, and the Making of the Alien in America), 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 哈佛大学出版社, 2018年; Edlie L. Wong, “种族重建: 黑人包容、排华与公民身份捏造”(Racial Reconstruction: Black Inclusion, Chinese Exclusion, and the Fictions of Citizenship), 纽约: 纽约大学出版社, 2015年; Andrew Gyory, “门户紧闭: 种族、政治和排华法案”(Closing the Gate: Race, Politics, and the Chinese Exclusion Act), 教堂山: 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 1998年。

20. John Kuo-Wei Tchen, “唐人街到来前的纽约: 1776—1882年东方主义和美国文化的形成”(New York Before Chinatown: Orientalism and the Shaping of American Culture, 1776–1882), 巴尔的摩: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 1999年。

21. Matthew Frye Jacobson, “不同颜色的白: 欧洲移民和种族炼金术”(Whiteness of a Different Color: European Immigrants and the Alchemy of Race), 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 哈佛大学出版社, 1999年; Mae M. Ngai, “不可能

的主题: 非法外侨与现代美国的形成”(Impossible Subjects: Illegal Aliens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America), 新泽西州普林斯顿: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2004年; Michael Omi 和 Howard Winant, “美国的种族形成(第三版)”(Racial Form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3rd edition), 纽约: 劳特利奇出版社, 2015年; David R. Roediger, “向白人演进: 美国移民如何变身白人——从埃利斯岛向郊区的奇怪旅程”(Working Toward Whiteness: How America’s Immigrants Became White: The Strange Journey from Ellis Island to the Suburbs), 纽约: 基础图书出版公司, 2006年。

22. Omi 和 Winant, “美国的种族形成”, 第110页。

23. 同上。

24. Lee, “美国人的美国”(America for Americans), 第78—79页。

25. 同上, 第81页。

26. Wong, “香甜蛋糕, 漫长旅程”, 第28页; 《俄勒冈州宪法》(Oregon Constitution), 第2条, 第6款。

27. Moon Ho Jung, “苦力与甘蔗: 解放时代的种族、劳工与糖”(Coolies and Cane: Race, Labor, and Sugar in the Age of Emancipation), 巴尔的摩: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 2006年。

28. Wong, “香甜蛋糕, 漫长旅程”, 第29—30页; Charles Henry Carey 编著, “俄勒冈州宪法以及 1857 年制宪会议的程序和辩论”(The Oregon Constitution and Proceedings and Debates of the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 of 1857), 塞勒姆, 州印刷部, 1926年, 第361页。

29. Gregory Nokes, “俄勒冈州的排黑法律”(Black Exclusion Laws in Oregon), 《俄勒冈州百科全书》, https://www.oregonencyclopedia.org/articles/exclusion_laws (访问时间: 2021年10月29日)。

30. Wong, “香甜蛋糕, 漫长旅程”, 第34页。

31. 波特兰监管措施详见 Wong, “香甜蛋糕, 漫长旅程”第35—43页。杰克逊维尔反华条约详见 Chelsea Rose, “付之一炬: 俄勒冈华人杰杰克逊维尔的家屋考古,”(Burned: An Archaeology of House and Home in Jacksonville, Oregon’s Chinese Quarter), 摘自 Rose 和 Kennedy, “离散华人: 北美考古”, 第163—87页。

32. 见 Andrew Gyory, “门户紧闭: 种族、政治和排华法案”(教堂山: 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 1998年)第5章: “克服国家立法者的冷漠”(To Overcome the Apathy of National Legislators)。

33. Lee, “美国人的美国”, 第97, 79页。

34. Chelsea Rose, Jacqueline Y. Cheung 和 Eric Gleason, “真正的商人: 排华时期的生活、劳动和跨国流动谈判”(“Bona Fide” Merchants: Negotiating Life, Labor, and Transnational Mobility in the Time of Chinese Exclusion), 《俄勒冈州历史季刊》122:4 (2021年冬季): 第412—41页。

35. Lew-Williams, “华人必经之路”, 第56页。

36. Lee, “美国人的美国”, 第109页。

37. See Rodger Daniels, “无人为其燃灯: 天使岛与美国亚裔移民编史”(No Lamps Were Lit for Them: Angel Island and the Historiography of Asian American Immigration), 《美国种族史杂志》(Journal of American Ethnic History) 17:1 (1997年秋季), 第7—8页; Judy Yung, “解开裹脚布: 旧金山中国妇女的社会史”(Unbound Feet: A Social History of Chinese Women in San Francisco), 伯克利: 加州大学出版社, 1997年, 第3页。

38. Paul Yin, “排华时代的美籍华人诉讼纪实”(The Narratives of Chinese-American Litigation During the Chinese Exclusion Era), 《美籍亚裔法律期刊》(Asian American Law Journal) 19:1 (2012年), 第145页。

39. Gary Y. Okihiro, “边缘与主流: 美国历史与文化中的亚裔(第2版)”(Margins and Mainstreams: Asians in American History and Culture, 2nd edition), 西雅图: 华盛顿大学出版社, 2014年, 第151页。

40. Chelsea Rose 和 J. Ryan Kennedy 编著, “离散华人: 北美考古”, 盖恩斯维尔: 佛罗里达大学出版社, 2020年。

41. Rose, Cheung 和 Gleason, “真正的商人”, 第414页。

42. “白人至上与抵抗”(White Supremacy & Resistance), Carmen P. Thompson 和 Darrell Millner 编著, 特刊, 《俄勒冈州历史季刊》120:4 (2019年冬季); Johanna Ogden, “加达、历史的沉默与归属感概念: 二十世纪初哥伦比亚河畔的旁遮普人”(Gadar, Historical Silences, and Notions of Belonging: Early 1900s Punjabis of the Columbia River), 《俄勒冈州历史季刊》113:2 (2012年夏季), 第164—97页。

43. Ardeshir Tabrizian 和 Jamie Goldberg, “人口普查显示, 俄勒冈过去十年渐趋多元化”(Oregon grew more diverse in the last decade, census shows), 《俄勒冈人报》(Oregonian), 2021年8月13日。